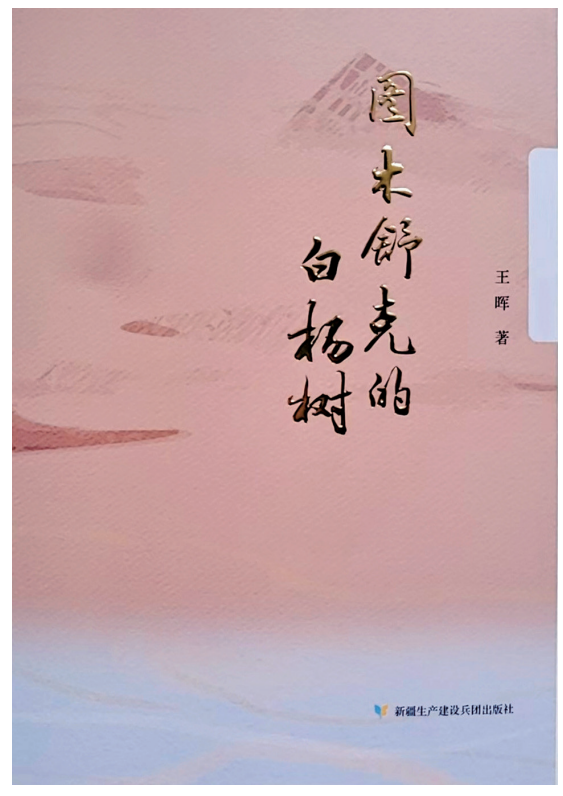
越看越觉得是个谜

——阅读王晖诗集《图木舒克的白杨树》

张连和



我在德江县文联举办的一个采风活动上，第一次见到王晖。同行的诗人们都说她写的诗歌非常好，是一个很纯粹、灵动的诗人。

时光匆匆而过，偶尔在网上和朋友圈里面读到她的诗句。得知她的诗集《图木舒克的白杨树》已出版，我很想读一读，终于忍不住给她发去微信，问她哪里可以买到。老师很热情，也很谦虚，叫我不用买，她趁出差前的间隙给我邮寄，我非常地开心。她的声音轻言细语，听起来温文尔雅，如同梦呓一般。

等我自己出差回来的时候，书已经到了。翻开扉页，上面有老师的亲笔签名，字迹清秀，笔画干净利索。我在心里想：拥有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字迹的一个诗人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样的诗人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歌？

我竟有些迫不及待了。早晨，我煮上一杯菊花茶，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这一本书。人们常说了解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阅读她的作品，而诗歌更是直击灵魂的心灵窗户。我想我可以通过解构她的诗歌，重构出一个活生生的诗人来。我一口气通读了一遍，后面又零星地重读了几次。

她写茫茫的大西北，有雄伟的高山、皑皑的雪山，有苍茫的戈壁、大漠黄沙，也有坚韧挺拔的白杨树；有冻土、冰河，也有宁静的小溪、美丽的小花朵、灵性的动物；有粗犷的戍边垦荒军人，他们把荒山荒地变成良田和绿洲，他们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有牺牲与付出，有侠骨也有柔情。她也写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她是很感性的，有时候又流露出成年人的拼命克制；她看天空，看白云，如看变幻的人事，看不确定的人生；同时也俯瞰花花草草，看草丛中生活的兔子，关照它们的情感，也如关照她自己。

文字之间流淌着她对父辈心灵上的追随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对抗父亲、理解父亲、渴望成为父亲的成长过程，她想成为白杨树，或者她已经是一棵白杨树；她对故乡的每个人、一草一木、每一只兔子都有很真挚的感情，她爱故乡爱得深沉；仿佛她就是那方土地上长出的一棵坚强的白杨树、一只灵动的小野兔、一朵娇艳的小花朵。故乡就是她，她就是故乡，永远也不能分离。

她的语言很质朴、平实，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，如同闲聊，娓娓道来，家长里短，小中见大；如同一个人的梦呓，随心随性。大量的通感、拟人、双关、隐喻等修辞手法，自然而不着痕迹。

诗歌里面充满了童趣，如一种没有被生活污染过的本性使然，个人觉得这非常难得；更何况是被生活洗礼过仍然保持的一份纯真，这就更加独特。如同葡萄贮存了夏日的阳光，而你从葡萄酒里面品尝到阳光的味道完全不在一个层次，升华以后更加醇厚！尤其是写兔子的篇章，读来非常震撼，感觉兔子眼中的世界，一切都兔里兔气的，是兔子的气息。

她写人写情。松拜的新娘：新娘老了，她眺望故乡的目光撞上薰衣草的紫色烟云，忧戚一生，点燃了绵延的炊烟，成为了边地的半边天----多么朴素的垦荒者的婚姻；姨妈：像只黄昏的老灯泡照着我；支边的父辈们：像荒原上，土拨鼠举着一把苜蓿草；母亲十七岁：年过花甲却依然没有长大的母亲，轻轻拂去我头顶的枯枝败叶，我的边地下多少雪，南方就开出多少烂漫的山花，当我想起远方，想得快要生病了，那些温柔的绿就会像神灵一样转过身来；姐姐：年华的老茧包不住你，谁能追得上开在春风里的花，谁能追得上败在北风里的飘零，有些坑，再美丽的腿也跳不过去；距离：我愿意守在一个小地方，静默如初的生活，是为了在嘉峪关以东，保留一个想象的坐标；我要把生命的澎湃捂住；送别：我只能到这里了，不要将之定义为命运的凄凉，要看到，这个距离里灌满了浓烈的月光；远方：迁徙的大雁，若不是朝着你的方向飞，我就会感到伤悲；数星星：守着并不归我管的会发光的星星，暖和着人间的棉花，守着一闪而过用温柔的小蹄轻敲大地的毛驴；丢手绢：世间哪有这么心酸的游戏，用一条天河挡住我渺小的今生；糖：这仅有的一颗，我要享用整整一年；归来：小女儿用一个酒窝在等我，而另外一个藏到了我怎么也找不到的地方；我是一只灰雁：我是一只赶不上队伍的孤雁，留在北地徘徊，供我解释秋风里无边无际的愁绪；年终：我要穿上乡间的布鞋，在每一个脚窝里，绽放无名的花草，我要把春天的种子，埋进温柔的泥土里；写给师母：你走后，孤单的师母，是你留在人间的残山剩水。

写花写树。向晚对花语：给身体的每一处疼痛，取一朵花的名字；小地雷花：精致的小地雷，从没炸死过一只蜜蜂；牡丹：柔美的相册里，多少炊烟升起又落下；郁金香：那是一片低矮的郁金香，端出春天里千盏酒杯，阳光已灌醉了它；一群小白杨：在被风暴击中的伤口上唱自己的歌，只许善良的生灵穿过；一棵白蜡树：它向往高处的仰望里，一定看见了所有低处的忧伤；窗外的黄金树：接住我多么绝望的坠落，当我身陷尘埃，只剩下挣扎，我就会拔掉身体里一枚枚生锈的铁钉。

写风景风俗。倒淌河：那些伟大的存在，会在某一刻俯下身来，给微小的双眸送去慈柔；归途：十万朵云，跟随着归途的飞机，天空移植了多少人间的花朵；草原之夜：两朵微云融合的静美，总有一个隔世的呼唤，如同情人的眼泪把你留住；三块石头：它们替你密封着一条远方的河，你因此喜欢它们滴水不漏干巴巴的样子；琴弦：取出炉膛里烤熟的黄玉米，放在耳朵上听一听，这是世间最香的小乐器；喀什的土陶：草籽、柴烟不绝的生活，在高崖土陶水桶里放声歌唱千年，一坨泥巴，在脚蹬踏板上将古朴的意象交付世间；飞机：白云遮住了耳朵，耽搁了多少遗落大地的歌声。

她写兔子。杂木林中的兔子：傻兔子，跟着我没前途，快回去吧，妈妈没回来，谁都别出来；扁扁的兔子：轻轻的一层薄土，混合着黄昏的重量，把它变成一只扁扁的兔子，兔子的小坟上，无论长出什么，我都会叫它兔子；一皮卡兔子：司机多吵一会儿，兔子就多活一会儿，这是上苍的垂怜，可这垂怜也只有这么多；兔子的小鞋子：是谁偷走了你的小鞋子，连同这世间所有的道路。

还有我最喜欢的篇章：《土蜂蜜》《图木舒克的列车上》《连队的早晨》《云端》《打碗碗花》《给父亲》《归途》《扁扁的兔子》《倒淌河》《沉吟至今》《七夕》《小乌鸦找爸爸》《笨鸽子》等等。

美丽的句子，不胜枚举！独特的意象和诗眼随处可见。

我觉得老师不是在写诗歌，她只是把生活的模式调整到诗歌的频道，把自己当成一棵植物，种在图木舒克，然后自然地长出诗来，把自己当成一只兔子，奔跑在那里的草野间，日常所见、所想都有触动心灵的地方，所以很自然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间、空间和情感的全方位在场。

我见过的诗人或豪放不羁，或灵动如风，或粗犷质朴，唯有王晖越看越觉得是一个谜，她到底像一只兔子还是更像一棵白杨树呢？我作为医师的职业病又犯了，我忍不住动用医学上的精神人格分析法进行研究，希望不会过于唐突：

王晖的诗歌中，兔子意象的频次远高于白杨树，深刻揭示了她“外柔内韧、以柔为核”的人格结构。兔子是其内在真实自我的投射，代表着敏感、纯真、脆弱与安静的生命底色，是她在粗粝现实中未曾被磨平的柔软本心；白杨树则是其外在人格与生存姿态的象征，代表着坚韧、自持、正直与边疆式的坚守。一弱一强、一柔一刚、一内一外，共同构成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女诗人完整的精神世界：她以白杨之姿立身于世，却始终以兔子之心感知人间，在辽阔苍凉的边地语境中，守护着一份细腻、温热、不被世俗侵蚀的诗意与柔软。至此，一个可爱的王晖跃然眼前，就像她的边疆同事称呼她：一只晖兔子。

这是我对于这本诗集和诗人浅显的理解，当然不够准确和深刻，希望诗人王晖永远守住一颗兔子的本心，哪怕生活有风雨，依然永远率真、快乐！

风光满眼识铜仁

邓有民

清末贵州大儒郑珍在《铜仁江舟中杂诗》中写道：“欲识铜仁近，奇山满眼生。”铜仁之美，美在山，美在水，美在文化。一册《阅读铜仁》在手，便可“风光满眼识铜仁”了。黔地多山，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，属典型的喀斯特熔岩地貌，山清、水秀、洞奇、石怪、林深……而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（海拔2572米）即在铜仁境内。梵净山于2018年7月2日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。梵净山是一座神奇的山，它既有自然文化的属性，又有人文文化的特点，是弥勒道场，佛教名山。因此，古往今来，吸引了无数的游人、香客、文人墨客的青睐。或游览自然风光，或朝山进香拜佛，或考察观光，特别是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诗词文章，给梵净山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。

苏东坡诗云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《阅读》收录的大多是外地作家写梵净山的文章，编者也许是出于“旁观者清”的考虑吧，其实，这也未必尽然。我读了几篇外地作家的文章，感觉“管中窥豹”与“走马观花”的居多，大多是谈个人感受、体验、印象、观感等，真正融入梵净山的文字并不多。这也难怪，现在坐缆车上山，花上小半天工夫“到此一游”，你让他能有多少实际的“观感”？又怎样去“融入”其中呢？我第一次上梵净山，是在1990年夏初，总共花了三天时间，印象特别深。那时没有索道，就靠一双腿脚攀爬。我常常想，已经成功入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梵净山，就像一本内容丰富的“大书”，要想真正读懂它，非逐字逐句逐段逐页地细阅慢读不可！其实，古人才是深谙游山玩水之道的，徐霞客游黄山，前后两次，第一次走了整整十天，第二次游了四天。那么，游梵净山，我一直坚持认为，还是“走读”最妙！

当然，也有作家是“用心”来写的。比如付秀莹的《青山不碍白云飞》笔法细腻，融情于景，文字虔诚而专注。她说：“梵净山，或许会是这次贵州之行最浓重的一笔，也是黔东大地最华彩的章节。”两个“最”已表达了她的用心与虔诚。当她登上金顶，“极目远眺，梵天净土，八百里风云，尽在怀中。”她写道：“然而，铁索，岩石，雨水，青苔，深峡，峭壁，它们的温度和凉度，硬度和湿度，于我们，不仅仅是肌肉记忆上最深的刻痕，更是精神记忆上最深的烙印。”又是两个“最”，证明她真正与梵净山融为一体了。这样的文字是有生命力的，是散发着热情与理性光芒的。比起那些写“滑竿、挑夫”的矫情文字，甚至连铜仁都没有到过竟也写出“三江穿过，城分为四”的想当然的文章，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了。

其实，本地作家写梵净山，并不见得会受到苏东坡那句诗的局限。比如吴恩泽的《梵净山，一个人心中的光》就是一篇能够进入梵净山体内的文字，这是因为作家与武陵山脉难解难分的宿缘，人山浑然一体的结果。他终于悟道；“‘大觉者’们会与她融为一体，化为一身，山即佛，佛即山；山即道，道即山；山即巫，巫即山；山即圣经，圣经即山。”这才是真正懂得梵净山的悟道者。梵净山不需要你来膜拜她，也不需要那些虚无缥缈的赞美之词，你只能跟她做朋友，做真诚的朋友，你才可能理解她并走进她的内心，跟她融为一体。还有冉正万的《云舍记》也是一篇生动的文字。至少作家没有高高在上，而是走进了田间地头，农家小院，堂屋厢房，火塘灶间，跟随土著居民的心跳、呼吸、欢乐、痛苦等，感同身受，融为一体，才有这样接地气的文字出来，不是用笔写，也不是用键盘敲，而是从心间自然流淌出来的涓涓清流，绵延不绝，氤氲纸上。

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，每天开门见山，早已经见山不是山了。除了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，境内千山万壑，何其多也！但是，一山高万山，更何况以梵净山脉为分界线，东西分出了“二水”——东有秀美纯净的锦江，西有雄浑苍劲的乌江。当然值得大书特书了。乌江我不甚熟悉，但看罗福强写的《感受乌江》，也是一篇文字融入其中的佳作。乌江桀骜不驯，酷似一个莽汉，勇敢无畏；而锦江更像一位养在深闺的少女，清秀，旖旎，含蓄，温柔，多情。

1958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原副总编辑廖经天下放到铜仁任文教局副局长、师范学校副校长。他在“长流夜郎”期间，深深地爱上了美丽而多情的锦江。他写给锦江的一首情诗，至今还广为流传：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新妆巧扮任风流。
多情最是锦江水，依依一步一回头。

锦江，作为沅江一级支流辰水的上源。其一发源于梵净山南麓太子石，流经德旺、闵孝、坝盘、长坪、坝黄、木弄、大江坪鲤鱼嘴（木杉河在此汇入）至五显庙，称大江；其一发源于梵净山东麓懒板凳，流经沙坝、溪口、和平、龙鱼两河口（德胜屯河、天生桥河在此汇入）至江宗门，称小江。大、小两江在“中流砥柱”——铜岩处交汇而成锦江，然后经马岩、漾头，下施滩，出境入湘，贯穿铜仁东西全境。境内总流程达百余公里，俗称“百里锦江”。沿江两岸居住着土家、苗、侗、仡佬、汉等民族，村寨鳞次，人口繁衍。自古以来锦江水运发达，据史料记载，早在宋代就有湖南、四川、江西客商经水路来铜贸易，鼎盛时期出现了“舟楫往返，商贾云集”的繁华景象。

从空中俯瞰，中南门古城外，一江如玉带曲曲折折，环绕护城；新、老城则一分为三，三江碧水穿城蜿蜒流过，蔚为大观。古人用“长流碧水泛仙舟”的诗句来形容锦江的碧绿与静谧。明代诗人蒋其贤咏《两江春色》：

铜水交流见两川，光吞晓翠日浮烟。
柳阴已占西湖地，花气浑如二月天。
夹岸香风牵荇带，惊涛石濑起龙眠。
手摇歌扇谁家子，玉袖金壶笑满船。

一幅绝美“两江春色图”。铜仁是一座城在山中，水在城中，人在画中的秀美山水边城，有人比喻是“梵天净土，桃源铜仁”。这也诚如清代诗人徐如澍在《费改斋除铜仁邑下问方宜诗以代答二首》写道：

饭煮长腰米，盘堆赤甲蔬。
年丰庖有肉，客至釜烹鱼。
野店茅柴酒，人家种树书。
循声容易致，民是葛天初。

鱼米之乡的铜仁，当地的百姓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，悠哉乐哉，竟成了葛天氏之民了。这当然只是当时身处士大夫阶层的徐如澍们乌托邦似的理想罢了。真实的先民的生活远比这要辛苦不啻百倍呢。

对于锦江的碧绿与秀美，作为铜仁土著居民的我是有发言权的。我上初中时读过朱自清的散文《绿》，至今还记得开头的两句：“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，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。”那时，我对于朱自清何以要“惊诧于梅雨潭的绿”甚为不解，在心里也颇感“惊诧”，甚至有点“不屑”的意思。因为我看惯了锦江的绿，遂认定天底下的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潭、渊都应该是这个颜色，有什么好“惊诧”的呢？为了证实我的判断，我每次上学过渡船时都要俯身船舷细察锦江的绿。那是怎样醉人的绿哟！——比起春天芳草的颜色还要深些，较之夏日青山的色道又嫌浅点；不像秋高时节的天空蓝得那样单调，也没有冬天温室盆栽的兰草绿得那般拘谨；倒像翡翠一样透碧，如鸭蛋清一般柔滑；捧在手中晶莹剔透，缠绵绕指；含到嘴里清凉甘甜，滋润可口；而且那满眼的绿哟，竟是那样的妩媚灵动，摄人心魄！我每次身临锦江河畔都有一种把持不住的冲动，总想以身相许投入那醉人的绿里去。当全身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其中，那种被绿色的温柔包裹着、簇拥着、飘浮着的感觉是多么惬意！有时，几个小伙伴在水中捉起迷藏来，一个鹞子翻身潜入水底，竟然看见那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在阳光的照耀下放射出奇异的光彩，柔软地在河底款款晃动，仿佛有了生命力一样。伸手捉一块光滑匀称的鹅卵石，依次敲打着其他鹅卵石，撞击的声音在水中传播开来，其他小伙伴听到后也发出了回响。当沉闷钝重的声音在水里四处响起时，孩子们感到异常兴奋了。他们忘了上学，忘了回家，也忘了危险。他们如鱼得水，并且浑然不觉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当年，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，无拘无束的快乐，以及蓬蓬勃勃的生命力，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依然鲜活着——不褪色也不走样。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沐浴在那片纯净的绿色里，以濯去身心的疲惫与尘垢。——这才是真正融入其中的文字。

山水再好，离开人的活动就失去了生机活力与价值意义。铜仁之美，美在山，美在水，更美在人，美在赓续数百年长流不息的历史与民族文化。该书分别以“武陵炊烟”“黔东烽火”“古韵铜仁”三个章节来抒写铜仁的人文历史，比重是相当大的。

一是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杰出人物。既有“一肩春雪过桥来”的清代贵州第一女诗人许韵兰的优美诗句与柔美倩影，也有“一生交给党”的“双百”英雄人物周逸群的英姿勃发，还有从土家山寨走来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儒雅与厚道，以及土生土长的清代铜仁女诗人舒芳芷的诗意人生，等等。许韵兰，这位出身浙江海宁书香仕宦人家的大家闺秀，嫁给了铜仁茶园山耕读传家、诗礼簪缨之族的子弟徐棨，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对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。许韵兰随夫婿自京师回铜仁，在初次踏入锦江的下游辰水时就写出了深情的诗句，她在《舟至辰溪入铜仁河赠外》中写道：

扁舟过辰溪，溪澄秋见底。
一棹溯溪源，都是婿乡水。

才女秋波凝眸处，全是对自己夫婿的爱恋和对夫婿家乡山水的热爱。我认为这才是写锦江最美好最动人的诗句。

“双百人物”周逸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马克思主义宣传家、活动家，共产党军队的早期缔造者之一，他光辉的一生，及其伟大人格、崇高精神与革命功勋，为铜仁历史和红色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还有前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回忆录，读来亲切、朴实、感人。他的文字为家乡铜仁的山山水水注入了无限的深情与生命活力。

《阅读》一书虽然只收录了清代女诗人舒芳芷的一首五律《重至长坪母家》：

清晨出城郭，向晚到山家。
绕屋千峰秀，沿溪一径斜。
盘餐供笋厥，篱落绕桑麻。
更约重来日，秋深看菊花。

该诗无论格律诗韵，意象意境，都堪称上乘之作。她笔下既有铜仁的好山好水，风物特产，更有一种浓郁的田园乡愁、山水情结在里面。短短八句诗，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她衣袂飘飘的绰约风姿，跟随她一起穿越时空，一路回到长坪娘家时的情景。她对于乡愁的无限眷恋，仅用了一联“更约重来日，秋深看菊花。”就表达得淋漓尽致，她刚刚回来，又与家人约好了下次回家的时间，这样依恋家乡的感情是多么的真实与感人呀。吟唱此诗，眼前一位温婉多情的才女形象已经呼之欲出，跃然纸上了。

二是淳朴的民风和民俗文化。瞿政平的《思州田氏土司形成始末》，李岚的《傩：原始戏剧的活化石》，刘照进的《沿河山歌：穿云透月的清音》等等，都有很好的叙述与展开。李岚对于傩文化的定义：“是一种跨时代的传统文化现象，它对哲学史、民俗史、美学艺术史以及宗教史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……”是准确和全面的。而刘照进则是以写实的手法，原汁、原味、原生态地记录了沿河山歌以及歌手演唱的声音、曲调、唱词、动作、神态，甚至连歌词中的咏叹调与语助词都模拟得惟妙惟肖，声情并茂，这样接地气的文字也是值得一读的。

三是历史沿革与历代先贤治理地方的善政义举。司马迁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条分缕析、逻辑严密地梳理了铜仁的历史沿革，值得认真阅读。还有《明史·贵州土司》之《思南铜仁石阡土司传》也详细记录了铜仁的历史发展与变迁。其脉络清晰，文字畅达，文史价值极高。还有明代的田秋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奏请在贵州开设乡试考场，所写的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》情词恳切，为桑梓百姓谋福祉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。他兴办州县学校，开科取士，开发贵州人才，历史功绩卓著。还有明代的李渭在《修思南府学碑记》里记载了他为兴办儒学而奔走呼号，造福一方的善政义举。清代的徐如澍在《移修铜江书院记》里也写道：“山川有灵，其默相之，计日落成，我当拭目以竢。后之肄业于斯者，尚其专一乃心，下学而上达，以无负今兹之一片苦心也。诚则成，吾于今日移修书院之诸君子验之；诚则成，吾更为将来肄业书院之诸君子勉之也。”这种胸怀未来的大格局是令人钦佩的。

四是铜仁地名的文化内涵。侯长林的《文化铜仁》和周洑生的《铜人，铜仁》都有所提及。对于周文中关于铜仁得名的历史文化渊源我是认同的。我在《铜仁地名的文化属性与保护价值》一文中也提到过：“明洪武初年（洪武五年）改‘铜人’为‘铜仁’，并非‘人’旁加‘二’合成‘三个人’这样简单。而是对‘儒’‘释’‘道’三教合一的认同、传承与弘扬，是充分考虑其文化传承和以文化人的社会教化功能的。因此，从历史文化沿革来看，‘铜仁’作为‘仁义’之城的文化内涵源远而流长。铜仁地名的文化属性及其保护价值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”

当然，一本书不可能涵盖一个地方所有的历史与文化，不论是编者还是作家，都有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性。本书也同样存在重史轻文，重名（家）轻实（实际，实力）之弊。但是，瑕不掩瑜，好在编者已经尽力搜集整理，也算是迄今为止辑录铜仁历史文化的一本较为完备的文集。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，今后肯定会有更好更完备的集子现世并流传。我们拭目以待。